



富春山水非人寰（唐吳越）  
——富春新韵图

富春江是條瑰麗清醇的江，是一條人文底蘊深厚的江。是一條千古以來詩文墨客頌吟的江。

一九二二年我生於江畔富陽吳橋村。弱冠之年承吳若寺方丈冰月師國畫啟蒙，種下了立志從藝的種子。一九四六年考取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得到了劉海粟校長潘天壽、江聲遠、劉鄴、冉熙芳教授的教誨。進學畫環畫技日漸完臻，學成畢業。

我的一生經歷了兩個時代的變遷，顛沛流離，大起大落，在世事大潮中掙扎度過。

今逢盛世之年，踴躍新生活，潛埋於心田的美麗富春江情，終於能實現將日新月異的兩岸風物，用筆墨丹青表現於長卷之上的心願。

二〇一四年春節開始創作，破足長卷五景及表現手法等清純大氣墨石考究，墨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天之造地之運成，此其所以受也。搜盡奇峯打草搨，藝術創作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我將兩岸景色以現代版式為主，兼以古意風情，憑記憶把已經村舍寺院，亭台樓閣二呈現，新舊交輝，在審美的創意和中西技法的表現中，把富春江絢麗的景觀以個人的理解作了表述，不吝盡美，竭盡全力，終於在二〇一五年春節以九十四歲耄耋之年，完成了十二米長的《富春新韻》圖。圖了七十多年夙夕以來的夙願。謹作七言絕句一首以誌紀念。

碧水薰山川如錦 兩岸風物一片新  
滿得江水如彩墨 亮筆一枝畫富春

富春江人朱瑚書於上海吳昌碩書畫院  
二〇一五年九月

# 朱瑚先生和他的弟子們

汪維雯 59屆高中



位育中學的學生生涯，始於1953年。初中三年是我少年時代最幸福難忘的三年，剛從長期臥病的石膏床中站立起來，邁入正規的學校生活，帶著旺盛的求知欲，其時家庭也尚未遭到致命的變故。在這極其美好的時候，我特別幸運地得到了恩師朱瑚先生的教導和指引。

朱瑚老師是我們初中時的美術和音樂課教師，初三畢業班那年又擔任了班主任，無論是他在專業課程的教導或是班主任的工作，都展現了特有的教學魅力和组织亲和力。當時的初三甲班可是全校的尖子班，學業成績總是第一名，全校大合唱比賽得冠軍，六個班級的黑板報評比期期第一，每天的晨會上總有初三甲班的先進事跡！他的美術課是我們每週最期待的課程，從最基本的鉛筆素描開始，深入淺出，三年里把我們帶進了水彩畫的迷人世界，連最頑皮搗蛋的同學都會安靜下來聽他的課！

朱先生關愛我們學生，從不擺什麼師道尊嚴，和我們是亦師亦友。他會請我們這些愛好美術的同學去他華山路的家中作客，欣賞他的畫作，講述他作畫的意圖，學習怎樣取景和構圖，怎樣運用技巧。在他給我們創造的這種藝術氛圍的環境和熏陶下，好多位同學走上了畫畫的專業，並有所成就，成為了名畫家。如以畫仙鶴成名的留日畫家

舒家鼎，上海廣告美術公司連環畫畫家張仁康，香港女畫家唐乙夙和那一舉考取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倪紹舜。我雖不才，最最辜負先生重望，但也注定了終身都沒有離開過畫筆和色彩、圖案與時裝！

記得，在我投考浙江美術學院時，當天一大清早，朱先生趕到我家中，只為叮囑我一句話：記住畫人物時，千萬不要把女人的眼睫毛畫得太長！為此，我母親被深深感動，嘮叨了多年，一直都不斷提及，“這樣盡心的好老師實在難得，妳要沒出息，對不起他啊！”

以後和朱先生斷了聯繫，直到文革前夕，記得我已經結婚並有了3歲的孩子濤濤，當時住在富民路210弄14號外公所捐的藏書樓宅院裡。一天，兒子在樓下叫我：媽媽，有個公公找妳！當我看到那個“公公”居然是神情落寞、眼神渙散、黑瘦又憔悴的朱先生來訪時，真是驚喜和意外，因為自升入高中第二年後，57年恩師就被打成右派，在學校裡便再也未見過他的身影，沒一個同學知道老師去了哪裡，也無從詢問，更不敢到處打聽。當朱先生抱著濤濤走上樓來坐下，我們師生淚眼模糊，無言以對，良久想要開口，但是一切都不知從何說起！待到臨別時候，我牽著兒子送他至弄堂口，突然間小小年記的兒子趕過去一把

# 平凡一生

朱瑚 老师

紧紧抱住他的大腿，哭喊着“公公勿要走！勿要走……”好不容易掰开儿子的小手，待朱先生消瘦的背影慢慢渐渐远离去时，我不禁悲从中来，蹲到地上，紧紧抱住儿子，和他一起放声大哭起来！“为什么啊？这样正直善良，淳朴有才华的老师竟然遭受如此境遇，为什么啊……”

从那一刻起，我下意识地，手把手教儿子开始画素描，就像当年朱先生教我一样循序渐进。在整整十年动乱中，涛涛始终沉浸在画画的氛围中，直到文革恢复高考进入了美术学院，然后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又是经过朱先生的推荐，曾在他所任教的上海教育学院授课，帮助培养新一代的美术教师。就在这段时间，更加深了对油画和西域丝绸之路领域的认识，从而画出了“丝绸之旅”的细腻黄沙柔美曲线的成名之作。这是我们母子两代人在朱先生的艺术涵养和人格境界教育影响下的成长历程。

在朱先生人格品质魅力的影响下，我们几个热爱画画的同学，尽管离开母校已经有多年，却仍然被一条强大无形的纽带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围绕在朱先生身旁，这是一种坚韧的凝聚力，让我们不离不弃地团结在一起。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年代，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

首先是已经患有轻度忧郁症的舒家鼎，他应该是初三戊班的，因经常在课外写生，故熟悉起来。我们有着相同家庭背景。他因为成份不好，被所有美院拒之门外，无奈之下才随女友移民日本。他在国画领域却是深得先生真传！他以画仙鹤闻名日本，曾几次带领学生回沪游学，在上海宾馆内教学，先生会邀我们去听他讲课。我们虽然都不太懂日语，但却都会在最适当的时候给予他热烈掌声，让他好为高兴！他也经常邀请老师来共同作画留念，每次都是以仙鹤为主题，请先生反复指教，有时候在舒的哥哥愚园路家中，有时也会在儿子所开的小客厅里聚上一聚。后来听说他因忧郁症逝于日本，他是接踵倪绍舜离我们而去的第二位画界同学！

我和朱先生、舒家鼎、张仁康



童冠妄爱丹青志， 灵岩古刹师水餐。  
方丈启蒙牡丹授， 梦寐以求艺术缘。  
倭寇入侵山河碎， 逃亡闽芝历辗转。  
半饥半饱教书匠， 异地他乡苦熬煎。  
抗战胜利返故里， 申城赶考入美专。  
蔡公元培校训颂， 兼容并蓄校风源。  
师从大师海粟老， 中西贯通神韵添。  
画理画技日完臻， 时逢学潮掀波澜。  
秘密参加地下党， 出生入死革命干。  
迎来解放宇宙新， 组织分配执教鞭。  
好运不长劫运降， 五八年代右派贬。  
下放农村去改造， 世态炎凉好凄然。  
七九年代得平反， 枯木逢春好景现。  
八四年代回申城， 聘入高校登艺坛。  
老有所为荣离休， 九三年代续婚缘。  
老夫少妻结秦晋， 相濡以沫廿余年。  
丹青重振夕阳景， 国画水彩出国展。  
牡丹碧桃信手书， 挥毫绿水与翠峦。  
盛世安居老夫福， 知足常乐颐晚年。

同学张仁康是朱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他绝顶聪明，为人处事精明沉稳！虽早早的在高中二年级时就休学，却刻苦自学成材，成为连环画界里的一位后起之秀、一位奇葩画家。文革时期他的家后门在嘉善路菜场，离我永康路91弄住处只有几步之遥，我们二家人相处亲似一家人，张的儿子张磊一直以妈妈称呼我，我得到他的相助也甚多。90年代前后的2次时装秀都是由他穿针引线才得以有机会在深圳展露头角，我的品牌商標也由他亲自为之设计。他当时已是上海广告公司总经理，却念念不忘在文革被冤屈而几进山城时期，我曾帮助过他和妻儿，对我的那番患难相助之情谊心存感激。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善良与纯樸！

朱先生有二位女弟子，唐乙凤和我。他不仅仅在美术学识上谆谆教导我们，影响了我们一生，还给予了像家长似的关怀和爱护，一直关注着我俩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俩人非常相像，有着共同的爱好：对绘画，对音乐、对书籍、对爱美的追求，对浪漫情怀的向往！并且还从事相同的职业。唐乙凤在高中一年级时便移居香港，考上了凤凰影业公司培训班，毕业



后加入長城电影公司，拍过很多电影，并且主演了“群芳谱”。息影之后便改行去学习时装设计，并创造性地在真丝衬衫上手绘山水花卉。而最巧合的是，当我参加上海文汇报举办的第一届时装比赛时，也是设计了第一件蝙蝠衫，并用手绘画卡通人物在衫上，而取得名次。不久她又再次改行，回归到了绘画专业，在北京举办过个人画展，展示中有一幅工笔画重彩金鱼图，便是得之于朱瑚老师的真传！每次她回到上海，我俩都邀请朱先生到家中，亲自下厨欢聚叙旧。先生总是笑容满面宁静地倾听我俩的交谈，适时给予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些建议都是最中肯的。我和唐乙凤曾经在長途电话中相邀2012年4月在西安古寺廟相聚，而她却逝於2011年秋季。

朱瑚先生一生坎坷，历尽沧桑，跌倒后又站起来，從不气馁！他在57年被打成右派后，经历了22年的农场改造生涯，身心都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摧残，却從未对生活失去信心和激情。他仍然乐观、开朗，心胸开阔，坦然面对所有现实对他的不公平。热爱家乡山水的先生在93岁高龄时更创造了奇迹，用了将近二年的时间，走遍富春江两岸，画了无数張的写生，汇集了江畔景色，最后创作完成了12米長的“富春新韵”巨作。他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只是为了一个信念，覓得人生一份收获。朱老师现已95岁了，岁月從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跡，精神面貌仍然是何等的光彩焕发。他把握住了人生的精彩，创造出了人生辉煌，就像那富春江畔的劲松，无论暴风驟雨，永远屹立在那里，他的精神將千年不倒，万年不衰！

我荣幸能够成为朱瑚先生的弟子。我将遵循先生的步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和唐乙凤

朱瑚，1924年生，浙江富阳人。毕业于40年代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为美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的高足，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 摘自《百度百科》